

超越金融

索罗斯的哲学

(纪念版)

[美] 乔治·索罗斯◎著
宋嘉◎译

The
Soros Lectures

At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013050891

F837.124.8
28-2

(纪念版)
The Soros Lectures
At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超越金融
索罗斯的哲学

[美] 乔治·索罗斯◎著
宋嘉◎译



F837.124.8
28



北航

C1657689

10802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金融: 索罗斯的哲学 (纪念版) / (美) 索罗斯著; 宋嘉译. —2 版.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7

书名原文: THE SOROS LECTURES

ISBN 978-7-5086-4042-6

I. ①超… II. ①索… ②宋… III. ①金融投资-经验-美国 IV. ①F837.1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10996 号

THE SOROS LECTURES: At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y George Soros

Copyright © 2010 by George Soro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 (纪念版)

著 者: [美] 乔治·索罗斯

译 者: 宋 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8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790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042-6 / F · 293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2009年10月，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发表了一个系列讲座。中欧大学是一所致力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研究生院，是我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创建的。

第一讲和第二讲总结了我一生的经历和反思，详细阐明了指导我从事商业经营和公益慈善事业的理念架构，以及如何运用它对当前动荡的金融市场进行解释和分析。第三讲和第四讲涉及的是对我来说较新的领域，即有关道德价值观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一讲，是在我的理念架构许可的范围内提出的预测和对策。

我对我的目标满怀热望，即这个理念架构可为更好地理解人类事务提供基础。读者们可以评判我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我的这些看法是以批判性的思维提出的，希望人们也同样以批判性的思维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当成某种武断的教条。

这个系列讲座及随后的讨论，用会议视频的方式播放给

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其录像可在开放社会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网址是：
www.soros.org/resources/multimedia/sorosceu_20091112。

讨论的合作者中有中国的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相信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日益增长，如果我的理念架构能在中国找到一批追随者，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其他讨论合作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我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些著名的学府中分享我的理念。

我在此对中欧大学、开放社会研究所和我的工作人员致谢，感谢他们为五个讲座和视频的成功传播做出的努力，并对我的出版商彼得·奥斯诺斯及其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的同事表示感谢。需要感谢的人还包括：科林·麦金和马克·诺图尔诺，他们协助我弄清了某些哲学观点；中欧大学校长约翰·沙特克；在讲座后主持讨论的阿诺托利·卡莱茨基、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丹纳和霍华德·戴维斯。另外，我要对克里斯顿范姆·布阿尔克及其他做出评论的人表示感谢。

乔治·索罗斯

2010年1月于纽约

目 录
The Series Lectures

前言 / v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 001

第二讲
金融市场 / 021

第三讲
开放社会 / 039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 057

第五讲
未来的路 / 075

THE SOROS LECTURES

Author's Note / 095

Lecture One

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 / 099

Lecture Two

Financial Markets / 125

Lecture Three

Open Society / 149

Lecture Four

Capitalism Versus Open Society / 175

Lecture Five

The Way Ahead / 199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The Soros Lectures

我在人生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 (conceptual framework)，它既帮助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作为一名以政策为导向的慈善家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本身不是关于钱，而是关于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主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出生于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理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问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有人声称某种意识形态掌握绝对真理，这样的断言是错误的，所以

它只能被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持有不同的见解，法律允许观点不同和利益各异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当时德国和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经济学中的完美竞争理论则假定存在完美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产生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动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原因。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的个性形成时期是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还不到14岁。我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之间，只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要面对被驱逐和被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动荡早有准备。他经历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个性形成时期。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所在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小组。他计划做一个木筏，顺

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被卷入其中。历经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其实，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递给孩子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完全脱节。他没有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的愿望。相反，他只求能养家过日子。我还记得父亲让我去他的一个主要客户那里借钱，好让全家滑雪度假。回来后他抱怨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来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到这是非常时期，以往的规则不再适用了。他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准备了假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而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很幸运，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时期。一个14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魔爪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开始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匈牙利，17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生长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幻想成为一个大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对我想说的话感兴趣。即使生存压力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的几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我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但业余时间还是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就这样我写了第一篇重要论文，题为“意识的重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将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对应，将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相对应，将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相对应。我未能很好地解答的是，思维方式与现实情况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这个问题继续吸引着我，促使我后来提出了反身性（reflexivity）的概念。下面我会对这一概念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恰恰是反身性使我对金融市场有了比现行的主导理论更好的新认识。这先是作为证券分析师，后来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的我拥有了一些优势。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也许可以使我实现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生意受挫，我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哲学理念的研究上，但是我太看重这一发现以至于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我感到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反身性。我钻得越来越深，以致迷失在自己复杂的思维之中。早上醒来时，我无法理解前一天晚上写的东西。这时我决定放弃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直到多年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才又回到我的哲学研究中。

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是在1987年出版的。在书中，我试图解释自己看待金融市场的内在哲学基础。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很多人都读过此书，商学院也将其作为教材，但是其中的哲学论述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些论述被忽视，读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成功商人的自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哲学家而已。

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毕竟我所涉及的主题是自古以来众多哲学家一直在研究的。我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新的发现，尤其是别人并不这样认为？毫无疑问，这个理念架构对我个人来说十分有用，但其他人似乎并不像我一样觉得它有价值。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判断。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兴趣，而是将其作为个人爱好来对待。在我的生意和慈善事业中，我继续受这一理念架构的引导，而且慈善事业在我生活中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我每写一本书都努力阐述我的观点。这有助于我拓展这一理念架构，但我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讲座的题目就是“一个失败哲学家的

又一次尝试”。

这一切都被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理念架构不仅使我预见到了这场危机，还能在它最终到来时有能力应对。它还使我比大多数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发展。这让我改变了我自己以及别人对此理念的评价。我的哲学理念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应该被认真对待。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来做这个系列讲座。

好，现在就开始。今天这一讲，我将大致介绍谬误性（fallibility）和反身性的基本内容。明天，我将用这些理念分析金融市场，然后用于分析政治问题。这也会涉及开放社会的理念。第四讲将探讨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区别。第五讲将对眼下面临的历史时刻给出一些预测及对策。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我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参与者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的和扭曲的。这就是“谬误性”。另一个是，这些扭曲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就是“反身性”。比如，把吸毒成瘾者当罪犯对待，他们就会做出犯罪行为。因为这会导致对吸毒问题的错误理解，而妨碍对吸毒成瘾者的适当治疗。另一个例子，把政府看成坏政府则往往会使政府变得更坏。

两个命题其实都是常识，所以评论我的人说我讲的不过是显

而易见的事，他们说得对，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命题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还没有被广泛认识接受，特别是反身性被经济学理论故意忽视甚至否认。我的理念架构值得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属于常识的概念，竟被如此故意忽视。认识反身性成了徒劳地追求人类事务确定性的牺牲品，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均衡的概念基础上，它与反身性直接冲突。我将在下一讲中说明，这两个概念如何导致了对金融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对谬误性概念的争议要少得多。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理解能力。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重大的新看法。主要的困难在于，参与者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诉诸各种各样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归纳法、二分法、象征手法、决策法则、道德戒律等。这些思维产物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大脑的结构是造成认知扭曲的另一个因素。脑科学近期的发展让人们的大脑功能开始有了新的见解，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一有洞察力的论点提供了论据。与肉体相分离的理智或理性的想法不过是我们的臆想。大脑中充斥着千百万感官冲动，而意识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主题。这些冲动需要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被压缩、整理和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和扭曲。脑科学为我最初的论点增添了很多新的

细节，即我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认知理解，是天生不完美的。

反身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它仅适用于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另一个是改变境况使之对我们有利，我称之为参与或操纵功能（participating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这两个功能将思维与现实从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来。从认知功能的角度看，现实应该决定参与者的看法；因果关系的导向是从世界到头脑。与此相反，在操纵功能中，因果导向是从头脑到世界，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应该左右结果。当这两种功能同时运作时，它们可以相互干预。干预是怎样发生的呢？是通过使每一个功能都失去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而这是决定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值所必需的：当一种功能的自变量成为另一种功能的因变量时，两个功能都没有了真正的自变量。

这意味着，认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作为参与者决策的基础。同样，操纵功能可以对结果有影响，但不能决定结果是什么。换言之，结果有可能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肯定会有偏离，行动和结果之间又会有进一步的偏离。这样就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都有了不确定的因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反身性有关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对每个